

夏史

西寧城中文史資料

第十三輯

附 1-12 附 10 附 11 附 12



浩劫素還切飛燄炸省垣震時心膽裂
轟轟廢血痕存房舍東西倒人民遠
立再倭如何太狠毒日振仇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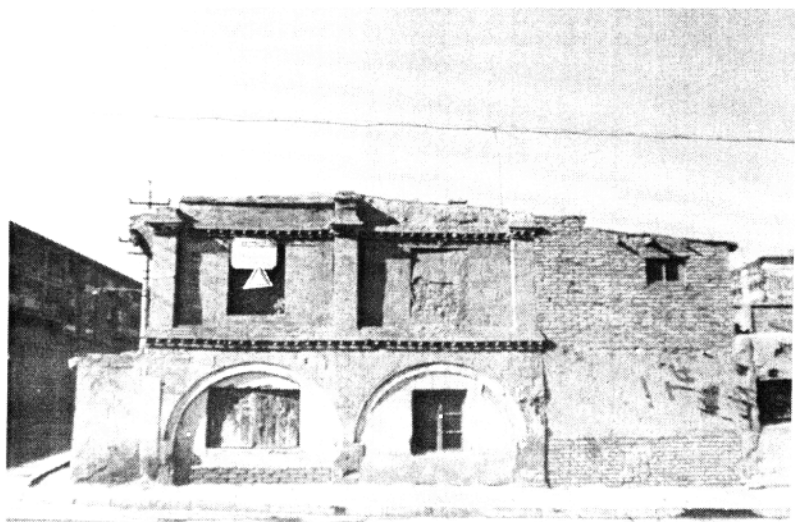
多噴因月秋紀日奔飛機轟炸青海——辛巳夏王云書



作者简介

王云，字峻青，号源上人，西宁市人。当代著名书法家。青海省政协委员，历任政协西宁市城中区第一至四届委员会副主席；中国书协第二、三届理事；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、名誉主席；并任《西宁城中文史资料》主编。作品收入《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十人作品选》等；出版有《王云书法选》、《王云书法篆刻集》。

为纪念日寇飞机轰炸西宁六十周年，特为本辑精心书写条幅一联。



日机轰炸西宁时，位于南北玉井巷交汇处座西朝东的崔青云家住宅东楼被炸毁。崔青云之父被炸死，血肉横飞。该楼西墙被敌机扫射，弹痕累累。

1985年西宁市文管所在该址挂牌，作了简介。（图片中有白色△处）1997——1998年被城建部门拆除。

洛士本 供稿（青海省档案馆）

谨向 1941年日机轰炸西宁时，死难同胞沉痛哀悼

政协西宁市城中区常委会全体工作人员
政协西宁市城中区文史资料编辑部
2001年8月4日



昔日曾辉煌 今朝成陈迹（现已拆除的西宁饭店）

付永琪摄



南酉山文峰碑（已毁）前一瞥

付永琪摄

西 宁 城 中 文 史 资 料

第 十 三 辑 目 录

往事钩沉

西宁辛巳六十年祭

- 日机轰炸西宁纪实……………石 葵(3)
- 交通史话三则……………王学德(23)
- 西宁往事……………严永章(29)
- 在西宁经商七十三年追忆……………张惠卿(34)
- 目击1949年马步芳强征军鞋……………张志珪(39)
- 我所亲历的西宁手工业……………赵德琰(43)

文化撷英

- 青海近现代教育大事记……………赵仰仑(63)
- 青稞酒史话……………张维珊(76)

岁月巷道

- 油菜大面积高产试验追述……………玉龙骧(83)
- 回眸殷家庄……………杨文盛(91)

“文革”拾零…………… 巢生祥(102)

湟滨名流

黎丹与其入藏巡礼途中诗…………… 李逢春(119)
源森其人其事…………… 张奋生(131)

胜迹寻踪

兵部街的变迁…………… 巢生祥(135)
朱仙塔院与朱仙巷…………… 张政成(144)
南西山村的“熊”姓及其它 …… 张志珪(148)

文史摭珠

彭德怀来青海(22) 南川河上“淌荒水”(28) 尕西门河上的“黑木桥”(101) 噶厮啰(163) 历史上的西海、西都、西宁(170) 南川河上的“红月亮”(175)

附 录

《西宁城中文史资料》1—12辑目录索引…………… 盛声辑(155)

封面摄影:靳生华

往事钩沉



西宁辛巳六十年祭

——日机轰炸西宁纪实

石葵 撰述

邓靖声 补注

编者按：石葵先生之文，是近年记述日机轰炸西宁最详尽的一篇撰述。他的观点、想法也具有代表性，为了“求真、存史”，我们又请另一位亲历那一场浩劫的邓靖声先生，作了一些补注，互相印证，给今或后的有志于弄清这笔血淋淋的史实的人士，提供了史料和一些线索。这就是我们编选本篇的目的。

(一)古城警报

语云：“六十花甲子”。今年是2001年辛巳蛇年，六十年前的1941年辛巳蛇年，西宁古城发生一桩亘古未有的惨案：日本侵略者的军机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，经河南、陕西、甘肃，至西宁古城上空，向远离抗日战争前线一千四五百公里的西宁古城扫射、投弹轰炸，使和平居民70多人伤亡，建筑物500多间被毁，给西宁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创伤。笔者时年9岁，谨将耳闻目睹的我家亲友及受害受难者的情况，作点回忆、调查，记录下来，以悼念同城难胞，以昭告后世来者。

1941年6月23日，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是高原古城难得的一个孟夏佳日。大约在上午11时左右，突然，悬挂在东西南北四大城门的四口大钟同时被撞响了，铛—铛—铛—铛，响1秒钟，停1秒钟，徐缓的钟声，给古城的居民带来了些许的骚扰和不安，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预备警报，说明日寇的飞机已经起飞，而且向西北或西南方向出发，大半是以当时的“陪都”重庆为目标，再次就是以

兰州(西北的枢纽,第八战区长官公署所在地)为目标,就是说不一定来西宁,因此绝大多数人是平静的。不料大约到 11 时 30 分许,却响起了“咣咣—咣咣”咣咣—咣咣的钟声,每“咣咣占 1 秒钟,这是紧急警报的信号,说明日寇飞机已飞离兰州地区上空,(一说为日机沿黄河自东向西经贵德、龙羊峡上空至西宁,西宁市西宁电影院前经理傅坚中先生,青海海南州政协前副主席周文达先生等持此说)向西宁方向进发了。人们开始动容,做好或开始逃避的行动了。父亲指挥母亲出城躲避,他自己坚守在家里。母亲抱起正在吃奶的只有半岁的弟弟,一把拉起我从家中跑出。我们的家座落在西宁南玉井巷中段南侧,出门向西 100 多米便是北大街。刚出巷口,只听见此城门的报警钟咣咣咣咣地大约以每秒 4 次的频率连续不断地响了起来,这是特急警报的信号,说明日寇的飞机马上就要飞临西宁。惊慌失措的人们从府门街、隍庙街、香坊巷、南北玉井巷等纷纷涌向北大街,万头攒动冲向大北门。当时的大北门有两道城门,其间的瓮城向右拐弯,然后通过一条东西向的 60—70 米的大慢坡,再分两路:或一直东进香水园,或过官沟桥到围城土路上。我们母子下坡过桥,沿官沟向西走了 30 多米,又慌又累已经走不动了,就坐在官沟沿一株直径有 40 多厘米的大柳树下歇息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突然日寇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,与此同时,听到了机枪扫射的啸声和炸弹爆炸的闷雷音,大地也似乎在震颤。母亲本能地把我的头拉到她的怀里,和弟弟一起保护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,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早走远了,这时才听到城头咣—咣—咣—咣的悠扬钟声,以每响一下,停 3 秒钟的频率告诉人们,这是解除警报的信号。听到钟声,我才抬头向天空望去,只见黄色的烟尘,笼罩城头。母亲急忙拉起我向家中匆匆走去,待到我家大门口时,只见距我家大门东边 100 多米的地方,(正是炸死人的崔家,下文将提到)人头攒动,哭声弥漫,母亲不允我去看热闹,拉我回家,她惦记着父亲的自己的窝呢。

(二)宅周被炸

走进家门，一脸土色的父亲，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，我家四周都中了炸弹。我家西宁南玉井巷中段南侧的祖宅，一进三院，天井西墙悬挂着“岁进士”小匾。前院是个大四合院，由四位堂伯叔居住，西房正屋悬挂“功昭桑梓”匾额一块。中院是前清贡生朱焕南先生的花园——东园，有“何必山林”的匾额一块，悬挂在园内北房正中。里院是前清贡生朱耀南先生（焕南公胞兄）的挂有“安乐窝”匾额的小四合院和花园——西园。前院南房由焕南公的长子八伯父成琦、十三叔成瑜、十五叔成璞居住，不幸中炸弹，被炸三分之二。包括中院北房3间，前院南房2间，还有十二叔成琮家的东房1间，共用厕所1间，共8间。八伯母韩氏夫人独自守家，爆炸前几秒子她从南房出来，想通过花园夹道逃向东花园，就在这时被炸飞的一截木椽，狠狠击向她的右大腿，立即倒地多时，右腿失去感觉，好象不是自己的，后被家人救出，养伤三、四个月，始能下地，终久不良于行，落得终身残疾。而最可惜的是焕南公毕生心血——诗词文稿、篆刻作品、字画文物、医书方剂等，均灰飞烟灭，荡然无存。文物损失价值巨大。我家里院小四合院的北面是西园，西隔壁住两家，南面是魏香坊家的作坊院，北面是汪裁缝家院。父亲在响紧急警报时，跑到西园西墙北端的几株钻天杨树下就座。这时忽听得弦歌之声，从西邻传来，原来这天汪裁缝家正修建南房，招待木工师傅及帮忙亲友，因时值近午，打开“洋戏匣子”（留声机），摆上酒饭招待木工、亲友呢。父亲心想：处变不惊，难得高邻有此雅兴……思绪未断，只见敌机俯冲下来，炸弹命中汪家，演唱声息，梁摧柱折，一片哭号之声；与邓同时，父亲本能地抱住杨树，绕树三匝，而西邻的断椽碎瓦，纷纷越墙飞到他的脚下，吓得他一身冷汗。事后方知汪家房屋炸毁，四死一伤，惨不忍睹。

我家大门向东一箭之遥，便是南北玉井巷的交汇处，也就是现

在西宁市南玉井巷、北玉井巷和法院街三角地岔口。岔口西北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，楼主崔老先生是我兴文小学同班小友崔青云君的父亲，为人和蔼可亲，在一楼开一片杂货铺，因为个子矮小，人们背称“崔尢人儿”（请老先生在天之灵鉴谅，笔者秉笔直书，特此致歉）。这天崔老先生遣妻儿城外躲避，却独守家门。日寇飞机向三岔口俯冲扫射、投弹，崔家东楼命中被毁，崔老先生惨死屋中；东楼对三岔口临街的一面水磨砖墙上机枪弹痕历历在目，留下了怒视日寇罪恶的眼睛。三岔口西南方向，有位老张爷，因为驼背，人们背称“张背锅儿”（各不详，谨致歉），那天他的一头毛驴，在家门口被炸去后半截，当场倒毙。

我家里院南 100 米处，是一片碧绿的菜畦，前几天刚浇过水，墒气很好。有五、六枚燃烧弹（当时叫烧夷弹）落地，烧掉了一些蓬蒿，未烧到民居。另有一枚炸弹落地后，“噗嗤”一声，“泥牛入地无消息”，几天后由数名警察挖掘了出来，我很好奇地跑去一看，此物头尾较细，长约 80 厘米，中间粗约 40 多厘米，三片尾翼，一行字样：“昭和十五年制造”（笔者按：昭和为日本天皇裕仁的年号，昭和元年为 1926 年，昭和十五年为 1940 年）。这也是一个日寇的实物罪证。

第二天（1941 年 6 月 24 日），阴雨霏霏，西宁古城上空浓云密布，母亲却带我和弟弟坐了一辆农用木车，到南川上新庄谢家四姑姆（我们叫新庄儿四娘娘）处“避难”去了。

靖声补注：那次轰炸的受害地域基本上是城内北部。炸弹投入城外官沟的未造成灾害，东郊部份麦捆受到扫射。张背锅，在兴文小学（时已更名为公安街小学）后花园西墙外种菜园为生，日机轰炸时被炸死在崔姓家隔壁自己的家中，注者目睹他伏在家中板柜旁。他家的一条驴，被炸死于西互地方法院门西侧，臀部被弹片剐出约 20

厘米的洞。西互地方法院，即今之玉井巷小学、葆宁寺旧址也，大门门楣横梁被炸断，青砖雕花门墙，被弹片击成累累伤痕，面目全非。

(三) 目击者证言

耿英先生(70岁，青海省农牧机械局退休干部，原住西宁观门街中段东侧)：那天(1941年6月23日)我的两街邻，同时被炸。一处是住观门街南头东侧的吴斗斗家，斗斗是他乳名，和我同龄，也时年10岁，是我观门街小学同班小友。那天他和父母在家中，祸从天降，一家三口，同时惨遭炸死。再一处是观门街北头西侧，记不起姓氏，一炸弹穿过屋顶、板炕和炕灰入土未爆，后被掘出，上书“昭和十三年制造”字样。

马玉珍女士(67岁，家庭妇女)：我时年8岁，当时家住西宁市观门街北端西巷道。我父亲有一位织口袋的同行姓白的好友，家住后后街(新民街)中段北侧，那天(1941年6月23日)白宅被炸，白师傅夫妻2人和4岁的小男孩一家三口，同时惨死日寇的炸弹下。我父亲闻讯后前去帮助料理后事。又，我家对面是傅家大院，分前后两院，同时中炸弹，均未爆炸。

李溥先生(69岁，西宁市政府物价局退休干部)：我时年10岁，家住西宁市南玉井巷东段南侧大巷道西土圈门。那天(1941年6月23日)我母亲在西房炕上休息，姐姐抱着我的弟弟上到房顶看飞机，我和妹妹在西北角厨房正在吃贵德亲戚给我家送来的“梨儿炒面”。一枚炸弹斜中我家厨房后，洞穿北房与厨房之间的隔墙，钻入北房西头火炕中，深入地下。炸弹幸未爆炸，但激起的炕灰，笼罩了北房、厨房和全院，呛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我家斜对面南玉井巷东端北头，崔青云家被炸，崔老先生惨死在屋中，无头无腿、血肉模糊、惨不忍睹；张背锅儿家的一头毛驴被炸死。

刘得炎先生(67岁,青海省群艺馆副研究馆员):我时年8岁,家住西宁市小新街中段南侧,在西宁兴文小学(今西宁十四中学址)上学,朱世奎、崔青云和我同班同学,日机轰炸时老师带同学们去西门外躲避。炸后返校,操场中中了一颗炸弹,没有爆炸。事后还得悉崔青云的父亲被炸死,朱世奎的八伯母被炸伤。还听到有人说,那天(1941年6月23日)有几个伪装民间手艺人的汉奸用照镜子的方法给日机指示目标,被警察逮捕了。

靖声补注:日机投弹时,我正在兴文学校内与一同学董顺成聊天。因我自小不胜酒力,当天饮了约半两“酩流”酒,因而无力“避飞机”。日机投弹,兴文学校内落下两枚,操场西南部的一枚,当即爆炸,其声震耳欲聋,爆炸的坑,直径约三米,深可两米。爆炸时我正伏在操场的台阶附近,故知其详。另一枚炸弹落于后院,离学校后花园不远,未爆炸。后花园北的“马善人”家,据传也被投中两弹,均未爆炸。

兴文小学的西隔壁约25米处,有一所义务小学(现在市十四中校址内),也被投中两弹,当时均未爆炸。但其中的一枚在轰炸后的第三或第四天夜间突然爆发,声震四邻。当时我家住文化街基香斋老院,所以也被惊醒。另一枚后被挖出,上有昭和八年八月字样。刘德炎先生回忆,操场炸弹没有爆炸,恐系记忆有误。

汪源先生(现年67岁,青海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,退休干部):我家住在西宁市南玉井巷30号,位于该巷的中段南面,东邻朱家西花园,南邻魏香坊家的作坊院。祖上是湟中县海子沟的汪土司家,从爷爷起来西宁居住。我家一进两院,前院自住,后院租给一位詹姓循化人居住。我父亲名汪生金、二叔名汪生祯,同胞

兄弟二人都从名师学得裁缝手艺，人误称“王裁缝”，在西宁颇有名气。当时我的祖母健在，老兄弟2人，老妯娌2人，小辈姐妹们共5人，是10口之家。日本飞机轰炸的那年我8岁，在西宁大同街小学上二年级。1941年6月23日警报响后，奶奶、二叔要我父亲领我和二姐、两个妹妹一行5人出城躲避。我们出了小西门，到陈显荣（时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）家花园门外水沟边树荫下休息，陈家是父亲的老雇主，知道后送来一壶茶水，时近中午，我们以母亲带给的一个大锅盔（麦面大厚饼）充午餐。日机来时，父亲和我还抬头数着飞机，后就听见爆炸声，令人惊慌不安。警报解除后，父亲领我们原路返回。不久就遇到一个熟人对父亲说，你们家被炸了。父亲听后登时大惊失色，忙把我们弟妹4人暂时寄放在一位亲戚家中，匆忙回家。原来那天我二叔汪生祯请来了西宁湟水北岸朝阳乡寺台子村的罗、丁二位掌尺（手艺好的领班师傅），为我家前院修盖南房，另外还请来了二叔的姓张的朋友帮忙，连同二叔学艺徒弟李春林，同在家中干活。时近中午，我二叔和罗、丁二位师傅及张先生在北房台子上午休。吃午饭时还上了一点酒菜，并打开洋戏匣子（留声机）助兴。这时日机突然袭来，炸弹直落院中爆炸，罗、丁、张三位血肉横飞，顿时惨死；我二叔汪生祯左颞骨中弹片入脑，血流如注，左颈部被一截炸劈的木椽残端刺入，倚墙瘫坐地上，口不能言，只见双手摆动。我父亲赶到家后不一会儿，可怜的二叔，就在我祖母的怀里断气了，全家人呼天抢地、哭得死去活来。我家房屋北房全部炸毁，东西房严重破坏，东房顶棚坍塌后将我二婶和大姐压在下面，后被二叔徒弟李春林救出。轰炸时李在厨房浇水，祖母和母亲跑到后院南面一棵果树下躲避，幸免于难。又，我家的南邻是魏香坊家（家有魏发基先生，是北洋大学水利工程系大学生）也中了炸弹，一位哑吧是香料工，驱一头毛驴在碾子上碾香料，工人和驴子同时被炸死。据奶奶说，这位哑吧香料工在炸前曾爬在一棵树上向天空张望呢。

1985年,父亲命四叔和我,将二叔的遗骨从西山湾临时墓地,迁葬于西宁凤凰山祖坟。我亲自看到二叔头骨的左颞骨上,一个三角形的弹孔,赫然在目,不禁怆然泪下。映着阳光,那块记录日寇暴行的弹片,还清晰可见,为避免对二叔遗骨造成第二次创伤,四叔叹口气说:唉,不要再取出(弹片)来了吧!所以这块弹片,作为铁证,仍保留在二叔的头骨内。

靖声按:文中提到的掌尺罗师傅,不是朝阳寺台子人,确系甘肃省永靖县人,时家住北大街东侧一小院中(据记忆约在今北大街小学校门附近)家中有老母、妻子、及襁保中的小儿。1936年我父在狱中结识了被禁闭的军械官韩光发,成为忘年之交,罗木匠为韩之表兄,故我略知其情。韩光发为时住斜石巷的知名人士徐少游(循化人)的长女婿(其妻名徐淑兰),1944年后弃军在永靖县咏歌集经商。解放后在共和县上郭米村老家务农,其妻曾任民办教师,后不详。

梅锦春(71岁,西宁市电影公司退休干部):我时年12岁,家住在西宁市法院街。1941年6月23日警报响后,我跑到城外躲避,未等解除警报,我立即返城,看到的情况令人心悸不已。第一个看到的是被炸死的一位警察,地点在下饮马街北头与法院街东头及后后街(今新民街)南头三街交汇处,当年老百姓叫“汪稿爷楼儿”(是一种跨街的骑楼,一般是楼上供奉神祇,楼下门洞可以行走)的地方。该警察那天在三街交汇处值勤,中炸弹当场牺牲,血肉溅在10多米外“汪稿爷楼儿”的门洞墙上。又在饮马街北段西侧“梁神娘娘”家巷道口(此巷中还住有著名中医郭心田)有位名叫罗七爷的大伯,开一片小杂货铺,那天他的老伴也在铺子里,中炸弹后,铺子被炸毁,老俩口均被炸死。又我的街坊法院街马善人(名马融庵)家中了一枚燃烧弹,厕所中中一枚炸弹,均未爆。饮马

街与兴隆巷接壤处一枚炸弹也未爆,我去看了,有“昭和十四年造”字样。

日机轰炸后和较长一段时间,人们精神紧张,尤其是每逢天晴,都有点惶惶不安的样子。在我记忆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:某日,天气晴朗,时近中午,我正步行到饮马街小新街接壤处,突然看见人们慌慌张张,从小什字方向向北涌来,有人喊“发警报了”,我也只好随着人流从饮马街向北再拐弯向西至法院街、玉井巷、北大街、隍庙街(今解放路)、石巷(今互助巷)、水眼头(今水井巷市场),出小南门到南山根躲避。逃跑的人越来越多,绝大多数都是像我一样惊弓之鸟式的逃跑者。直到第二天方知原委:当时防空警报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四大城门的钟声,合城皆知;一种是警察两手分执红绿旗指挥,红旗报警,绿旗解警,红绿旗交叉快速挥动,谓之紧急警报。当时有一名警察(西宁市警察局在府门街,即今文化街)前一日将两面指挥旗寄放在饮马街南头西侧的一个杂货铺的柜台上,次日上午店主发现小旗上落了许多面粉(该店经营面粉),就执两面旗子到街心想抖落旗子上的面粉,不意行人看见旗子乱动的动作,以为是紧急警报的信号,一人呼警,众人盲动,正应了“一呼百应”这个成语,于是大家随大流逃跑起来。事后想来虽然有点可笑,但可以看出,日寇飞机对古城和平居民的狂轰滥炸,除了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外,在精神上造成的创伤是多么的沉重!

朱兴奎(72岁,青海省劳改局退休职工):我时年12岁,家住西宁市南玉井巷中段南侧。我哥朱毓奎当时在乐家湾担任军医,是他得知内部消息,1941年6月23日日机要来轰炸,告诉家人一定要躲避。当时我母亲去我舅父家(姓韩,住下饮马街南段东侧),毓奎兄急令我10岁的喜儿妹妹通知母亲出城躲避。不料母亲毫不在意,偕妹妹回家后,竟在厨房中烙起锅盔来了。待到紧急警报响起一会作,方从厨房中出来,欲向我家东花园躲避,正在这时,炸弹在厨房爆炸,炸飞了一截木椽,击中了她的右大腿,将她击倒在